

第六卷 書畫小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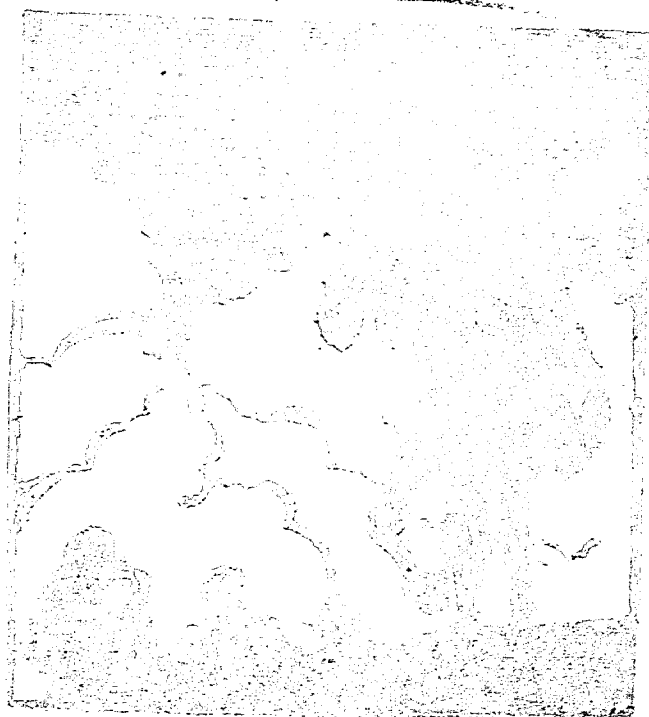
事

散

文

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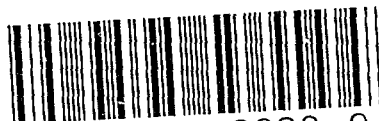
義 丁 信



南運部給政令員燕車第



MS
12468
134



3 2173 0928 9

忠烈故事

雷 丁 作 丁 正 獻 插 圖

(1) 小海泉大義滅親

(2) 老舉人罵敵死節

(3) 郭壽山忠烈成仁

(4) 鄭家玲慷慨就義

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

(一) 小海泉大義滅親

安徽省無爲縣城，有個不大出名的紳士，名叫李富卿，平時專門巴結有錢有勢的人，狐假虎威，到處欺侮凌弱；他的妻子倒是很老實，夠得上賢妻良母，長的雖不大漂亮，倒有幾分姿色，她生有一子乳名海泉，年方一十三歲，聰明伶俐，活潑天真，遇事隨機應變，機警得很。他在縣立小學念書，肯用工夫，所以各樣功課都好，沒有一個教師不喜歡他的。

廿七年的春天，鬼子攻破了無爲縣城，來不及逃走的老百姓，給鬼子殺的殺，砍的砍，活埋的活埋，強姦的強姦，六十多歲的張大媽給三四個獸兵輪姦，年青的姑娘，更遭殃了。

李富卿一點不着慌，他的妻三番兩次催他帶她們逃走，他總是說不怕，跟紳士程乃常商量組織維持會，準備歡迎「皇軍」，



他以為這是巴結鬼子的時候，升官發財的機會，晚間跟妻子商量道：

「喂！現在是我們出頭的日子了，你若肯幫我的忙，就可弄得一官半職，那時你就是個太太了！」

他的妻聽了皺着眉頭望他的臉說：「富卿！還是甚麼意思？眼看鬼子到我們家門，就要遭難了，你還這樣開心！」

李富卿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鬼子是殺那些反抗他們的人，我們歡迎他們，給他們効勞，他們不但不會加害我們，還叫我們升官發財哩！你聽我的話：趕快把房間收拾好，我替你打扮一下，好招待日本朋友，你不要害怕，也不必害羞，這是我們出頭的機會！」

海泉在旁聽了他父親的這番話，叫起來：「爸爸！先生對我講，日本鬼子是我們頂大的仇敵；它欺負我們，佔中國土地，殺

中國人，還是不要招待他們吧！」海泉讓完，掣着母親的衣襟說道：「媽！聽說鬼子壞得很，殺人，我們快離開這兒吧！你別聽爸爸的話！」他的母親拍拍他的頭說：「好孩子！別多講開話！省得爸爸生氣！」

李富卿催她換衣裳，海泉急了，用力掣他母親的衣襟喊道：「媽！別聽爸爸的話，我們走吧！」他父親罵道：「滾開！你懂得甚麼？滾開！」他一脚踢開海泉，催妻子換衣裳，梳頭，逼她擦胭脂，塗口紅，她沒有勇氣反抗，忍淚吞聲任他擺佈。

天黑了，睡房裏點亮了燈，不一會來了鬼子中隊長，他向海泉的母親全身打量一番，搖搖頭，對李富卿說：「喂！這個太老了，我不要！你趕快給我找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來吧！」

李富卿躬着腰戰戰兢兢的回答：「聯隊長老爺！城里的年青姑娘都跑光了，實在找不着，對不起！她還是我的老婆！」

中條隊長瞪着鼠眼命令李富卿道：「那不行！快給我出去找去！」

海泉的父親倒退兩步躬着腰，說了幾聲：「是！」：「是！」轉身提着燈籠走出家門。這時中條隊長攙着海泉的母親，盡情調戲，躲在門後的海泉，從門縫看得清切，他又羞又氣，不敢進去，又不敢喊，最後急得哭了，悄悄走出房門，向黑暗的巷子裏跑，號陶大哭的喊：「救我的媽媽！救我的媽媽！」可是沒人理，每條巷子都像墓地一樣死寂，他不敢再跑下去，轉身往回跑，他看城西北角起了大火，接着聽到四五處響着槍聲。海泉的父親不知從甚麼地方綁來幾個女人，陪着鬼子中條喝酒，海泉看得清楚，那是王四姐，那是在學校代課的李先生，他睡眼昏花，天呀！她們怎麼也沒逃走呢？眼看着母親在黑暗的角落擦淚，父親忙得不可開交，鬼子坐在床上耍酒瘋，攙着王四姐胡調，他急得哭出來



，很不得一刀把和鬼子剝成肉醬，救出可憐的媽媽，王四姐和李先生！

小海泉向黑
暗的巷子裡
跑，大哭的
喊：「救救
的媽媽！」

第二天晚上，海泉的媽媽給個滿臉麻子的鬼子拖進書房，海泉的床上躺着中條隊長和一個陌生的姑娘，父親坐在門旁打瞌睡，海泉向裏面望望，又悄悄走出，輕輕把門鎖起，在房子四週堆滿了稻草，用火柴燃着，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房子燒着了，火光冲天，鬼子們以爲是游擊隊夜襲放火，四處開槍示威，關在房子裏的鬼子們和漢奸李富卿，也以爲是游擊隊放的火，他們着了慌，拚命衝出衝。那知房門早已上鎖，房子變成了火洞，怎能衝出來，這幾條罪惡滔天的狗命，都葬送在熊熊的烈火裏了！

房子燒光了，海泉樂得跳起腳，他想：「我這回可算消了心頭大恨，燒死了踐踏媽媽的鬼子，也燒死了幫助鬼子的爸爸；可是媽媽呢？她也死在裏面了嗎？」

他想到媽媽，就哭了，拚命的喊：「媽媽！」「媽媽！」，到火堆裏找，到牆壁後面呼喚，怎能找得到呢？

在海泉哭喊的時候，跑過來兩個鬼子哨兵，他們看海泉的神情，疑心房子是他放火燒的，把他帶到憲兵隊審問。

隊長問他：「小孩子！那座房子是你放火燒的嗎？爲的甚麼？」海泉一五一十的實說了，鬼子登時惱怒，拍案大罵道：「你！好大胆！敢放火燒死『皇軍』，混蛋！混蛋！」他惡狠狠的打海泉兩記耳光，隨着又是一腳，他被踢哭了，並不求饒，撕破嗓子叫罵：「打倒東洋強盜！」「燒死日本鬼子！」

鬼子氣極了，吩咐衛兵把他拉出槍決！海泉臨死的時候，還哭喊：「打倒東洋強盜！」

(二)老舉人罵敵死節

河南省的東南角，有一座小縣城，叫做固始。城裏有位姓張的人家，是個書香門弟，主人張維忠，是前清的舉人，七十歲了

。人很忠厚，熱心公益，專喜歡做恤孤濟貧的好事，人都叫他老善人。

他的老婆已經死去了，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兒子都已娶了媳婦，生了子女，女兒也早出嫁。他的大兒子在鐵路上做事，小兒子在學堂當教員，家裏還有百十多畝田，每年有幾千塊錢進款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無牽無掛的過着舒服日子。

廿六年七月七日，日本鬼子在蘆溝橋上動刀兵，想要滅亡我們中國，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抗戰，張老舉人高興極了，逢人便道：「蔣委員長是中國人的救星，中國翻身時候到了，你們年青人一定要把生命獻給國家，有多大力量，盡多大力量，有甚麼能力，盡甚麼能力，大家要同心合力跟鬼子拚，不把鬼子趕走，我們是不能過太平日子的！」

不久，張老舉人把小兒子送到軍事學校習武，學打鬼子的

本領；讓他的兒子參加華北游擊隊，在太行山裏打游擊，把大孫兒送到開封兒童劇團後抗戰工作，他自己每天到民衆教育館講演，宣傳，要大家一條心，合力殺鬼子。

廿七年秋天，重陽節的前後，謠傳鬼子快要攻打固始城，許多老百姓，都扶老攜幼，用牲口，用牛車，用肩膀，把糧食，鋪蓋，傢具，運到鄉間，運到遠遠的山裏去，弄得城內人慌馬亂，雞犬不甯，可是，張老舉人一點不慌，也不準備逃走，他打發兒媳孫兒，到鄉間去躲避，告訴她們不要耽心他！

他的兒媳們怎肯呢？苦苦勸他說：「你老人家這樣大年紀，不是需要我們服侍嗎？怎能留在這兒！你看，城裏的人差不多都逃完了！」

我的朋友，親戚，也都紛紛來勸他走：「老先生！走吧！到鄉下去避一避；萬一鬼子來了，知道你在縣裏的聲望，知道你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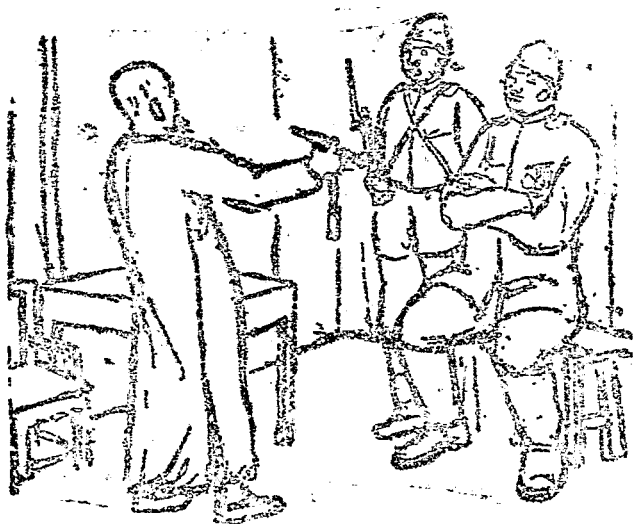
抗日分子，一定會害你的！」

老舉人聽了搖搖頭道：「讓他們逃吧！我決不逃，看鬼子把我怎樣！」

過了幾天，鬼子果真應了那謠傳，來攻城了，砲聲隆隆的不斷，有的炮彈打到城裏來，炸毀了許多房子，飛機在上空嗡嗡響，還投下炸彈，燒毀了幾十間房子，老舉人的屋瓦也震落了幾十片。他的兒媳們更慌了，都擁上來，圍着他，要他走，因為這是出城的最後時機了。

老舉人還是安靜不動，對她們說：「你們走吧！莫管我！」他的兒媳孫兒們都着急了，全跪在地上，流着淚哀求他，他還是說：「你們走吧！莫管我！」城外的砲聲更緊了，機關槍不斷的嗒嗒響，他的兒媳儘管催，他只是不走，最後她們哭着離開了他，幾個人頂着一床被往城外逃走。

第二天，砲聲不響了，天曉亮的時候，一羣鬼子兵到了張老舉人的家裏，一個頭目樣的鬼子問老舉人：「你老先生，是張維



老舉人大罵鬼子，不肯

當漢奸。

忠？舉人？大大的有聲望。我們「皇軍」來到這裏，要請你幫忙！中日兩國是好朋友，我們現在是替你們中國打土匪，你懂得？城裏太亂了，中國官一個都沒有，你應該出來組織維持會，保護地方治安！」鬼子話沒說完，張老舉人氣沖沖的拍案罵道：「倭鬼！放你的狗屁！無故動刀兵侵略我們中國，想滅亡我們的國家，想把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變成你們的奴隸，現在還來講這一套鬼話，騙誰？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正在跟你們死拚，每個中國人，都想著喝你們的血，剝你們的皮，一天不趕走你們，恨一天不消，抗戰也一天不停！甚麼維持會？哼！維持會是漢奸幹的，我姓張的不做漢奸幹的勾當！」

老舉人越罵越氣，全身發抖，他的拳頭不依在案上捶，把鬼子罵惱了，他向門外喝一聲，登時跑進來十八個鬼子。鬼子頭目氣得跳出來，罵道：「老東西，不識抬舉！把你亂出去！」，一

舉鬼子把老舉人拉出門外，他還念罵，不住的說：「我姓張的，不做漢奸！」

鬼子頭目忽然冷笑一聲，拍拍老舉人的肩頭說：「老先生！維持會是管你們中國人的事，不維持你們地方的治安呀，不是應該幹的嗎？」

張老舉人哼了一聲，向地下重重地吐口痰道：「管中國人的事，是我們中國的政府。不是在你們刺刀威脅下組織的漢奸維持會，我是中國人，絕不幹出賣國家的漢奸勾當！你們殺了我吧！我願爲中國死！」

鬼子頭目氣極了，向老舉人的腿上就是一腳，罵聲：「老混蛋！你是不喜歡活了！」，吩咐鬼子兵把老舉人吊起打。

老舉人一點也不怕痛，只是罵，他全身被打爛了，還不住嘴的罵，在他臨死以前，還喊：「我是中國人。願爲中國死！」

過了半個月，我們軍隊反攻，鬼子退走了，他的兒媳孫兒們回到城裏，自己的宅子已是一片焦土，此外甚麼都找不到了，她們呼天號地，再也喚不出這位颯強而慈祥的老人，他給留下的是這件忠烈事蹟！永遠在人們的嘴裏。

(三) 郭壽山忠烈成仁

山西趙城東南，有個村子，名叫瓦窰村，離城五十多里；村裡有七八十家住戶，他們一大半靠種田過活，一小半織布爲生；在抗戰以前，要不過着水旱荒年，家家都能吃得飽，穿得暖，過着好日子，可是鬼子打進山西以後，這兒就不養甯，日子也不好過，有糧食賣不出錢，織成的布沒人買，家常用的東西，都漲了價，村裏除幾家富戶外，差不多每家都覺得日子難過！

且說村裏住一家姓郭的老漢名喚俊傑，妻房孫氏，夫妻兩個

，都是五十開外的年紀。生有兩個兒子，長名壽山，年廿三歲，次名壽海，年二十歲，兩弟兄都在私塾念過三年書，不但能辨認錢糧管票，也能讀報紙，壽山喜歡國家大事，經常勸他弟弟多看報，留心時事。他父親在城裏開個小布店，他們兩弟兄就在店裏幫同照顧生意。

廿七年的秋天，鬼子順着同蒲鐵路南下，攻趙城，戰事十分吃緊，城裏的商民人等，都紛紛往四鄉逃，郭老漢的布店也開不成了，只好關門還鄉。

郭老漢得到瓦窰村以後，每天總是嘆氣，有一天，坐在床頭，吸着旱菸，一面吸，一面嘆氣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個打仗的年頭，怎麼過日子，有東西賣不出，買東西又貴，一家四口指着甚麼吃呢？」

壽山朝屋角吐了口痰，接着說：「媽的！日子難過，都是日

本鬼子害的，無原無故的欺負我們中國，強佔我們的土地，殺我們的同胞，那有這樣不講理的！政府現在領導全國抗戰，就是爲着打鬼子，把鬼子打走，才能收復失地，報仇雪恨！蔣委員長說過：打鬼子人人有份，不分男女老少，有力量出力量，有錢的出錢，大家同心合力，幫助政府打鬼子！」壽山越說越起勁，看着他的父親放下菸管，低頭想心事，他把話停一下，問他父親說：「爸爸！我剛剛講的話，有沒有道理？」

老漢不言語，重把菸管拿起吸着，壽山又滔滔的說下去：「打鬼子既是人人有份，我們雖不能出錢，總可出力量，打仗的時候，需要兵，那末我就和弟弟一同當兵去。你老人家也不妨參加救國團體，幹抗戰工作，把力量獻給國家，媽媽總是生病，她就留在家裏看門吧，這樣，不但出了力量救國，吃穿也有着落了。」

郭老漢聽了兒子話的滿有道理，點點頭說：「反正這年頭沒法過太平日子，同你弟弟官兵去也好，跟鬼子拚拚，我也到城裏去看看有沒有甚麼機會，那末我的家就算散了！」老漢說到這裏一陣心酸，落下幾滴眼淚！

壽山的母親更難過，哭哭啼啼的說：「你們去吧！你們去吧！」她終也講不出甚麼，壽山也幾乎落淚，可是他忍住了。

壽海從床上起來：「這裏了甚麼！把鬼子打出去，我們就會團圓了，不打鬼子，就是團圓的日子，也會給它拆散，我們甯願自己弄散，不叫鬼子來給拆散！」

三天以後，郭壽山同他的弟弟參加了某部游擊隊；弟兄兩個很快活，他們時常幹着「夜校」敵審的工作，壽山胆大心細，動作靈活，每次總是得勝回來，全隊的弟兄沒有一個不稱讚他的。

這個時候，趙城已經給鬼子佔了，在城裏開辦一個訓練漢奸的學校，爲着造就大批替他們做事的漢奸；壽山的父親，託人介紹到這個漢奸學校做傳達，從此也就暗暗進行調查漢奸們的活動和鬼子的軍事佈置，得到了消息，就祕密把它傳出來。

年底，游擊隊派壽山到城裏偵察鬼子的軍情，他到這個漢奸學校，找到了他的父親把來意偷偷對他說了一遍，老漢尋思一會，告訴壽山道：「你也進來吧！做事方便些，我託人給你介紹！」

壽山進學校以後，便祕密進行調查鬼子和漢奸的各方面情形，他首先調查出，鬼子在城裏一共有多少兵，甚麼番號，多少步



壽山回到城裡
見他父親，他
父親回在漢奸
學校裏作門房
，他們商量刺
探敵情。

兵，多少騎兵，幾門砲，幾輛坦克車，和往來調動的情形；可是他的偵察工作，做得太起勁了，還不到十天的工夫，就給鬼子看破了，一天晚上，鬼子抓住了壽山，從他的身上搜出兩張證明文件，幾份調查表，鬼子斷定他是中國軍隊的探子，登時把他和他的父親一齊綁起，用各種各樣的毒刑，拷問口供，審訊了七天七夜，父子倆的全身都給打爛了，還是堅不供認我游擊隊的實情，鬼子氣極了，拿鐵錘敲落他父子倆的牙，用鐵鉗拔壽山的頭髮，把他們的牙全打光了，壽山變成了禿頭，他們還是忍痛咬緊牙關，不吐半個字的軍情。鬼子對他倆毫無辦法，在十二月十三的早晨，把他們父子拉到東關外東嶽廟旁活埋，在活埋以前，父子倆破口罵鬼子，最後高呼：

「辯護 蔣委員長抗戰到底！」

「爭取最後勝利！」

（四）鄭家玲慷慨就義

鄭家玲是位退伍軍人，家住河南太康，以前在西北軍當過營長，大家都叫他鄭營長。他生得身體魁偉，膀大腰圓，雖滿不識字，却有一股忠勇氣概。這鄭營長年約四十來歲，堂上有老母，妻房周氏，比他小幾歲，膝下生有子女兩人，都在學校讀書，老母雖有七十開外的年紀，還很剽壯。

他退伍以後，就埋頭做生意，在太康城裏開一片鹽店，經營得好，十分賺錢，一家五口，不但不愁吃穿，每年還有積蓄，雖不能說是富有，也算是個小康之家；而且鄭營長爲人正直無私，急公好義，好打不平，也喜歡幫別人的忙，人家有困難，他一定設法周濟，遇着小的糾紛，一定出來排解，碰見不平的事情，也一定拔刀相助，因此，親朋鄰里沒有不恭維他的，可是他一點不

驕傲，非常和氣，謙虛！

廿七年，太康給鬼子佔了，他的藥店便開不成了，鬼子不斷到他家裏搜查，漢奸也跟他搗蛋，他又氣又恨，暗暗的想：「媽的，鬼子來了，甚麼都幹不成，還受這種烏氣！我姓鄭的活了四十多歲，管這種味兒是第一次，真的！」「亡國奴不如喪家犬！」中國是亡了嗎？中國是亡了嗎？」他突然拍案叫起來。

鄭營長這一叫不打緊，驚動了他的妻子。原來她正在廚房裏更燒午飯，忽聽她的丈夫一聲怪叫，以為他跟別人吵架，急忙從廚房跑進來問他道：「家玲！跟誰吵架！」她看了看，房中沒有第二個人，祇有她的丈夫坐在那兒發氣。

她便輕聲問道：「你生誰的氣？」她停一下，向門外瞧瞧好像明白了，轉頭說：「是不是生鬼子和漢奸的氣？」

鄭營長聽了，不言語，還在那兒低頭生氣。

他的妻子輕着說：「家玲！光在家裏生氣不成，一定要想辦法對付他們纔是！不然，不但成不了事，還會吃他們的虧，前幾天。鬼子和漢奸，不是搜查過我們嗎？恐怕日後還要吃虧；隔壁王大嬸昨天告訴我：『郭成章那壞蛋，現在也做了漢奸。整天幫助鬼子到處搜括財物，找姑娘，對鬼子講別人的壞話。說這個，抗日分子，那個是反對『皇軍』。』第二小學的教員張子成，就給他陷害了，鬼子前天把張教員捉了去活埋。你說郭成章這東西是可恨不可恨！家玲！你不是跟他吵過架嗎？將來也說不定，他會找到我們的頭上！」

鄭營長給他妻的這番話提醒了，他「噢！」一聲說：「郭成章做漢奸了！不過，我雖和他吵過架，並沒結過仇呀！他還陷害我不成？反正我們的日子，也過不成了，再說，沒有國就沒有家，不抗日，活不成，我現在決定幹八年前的舊營生，操起槍桿來

，痛快的幹他一場！」

他的妻沒有話說，轉身回到廚房。

過幾天，郭成章領兩個鬼子到鄭營長家裏搜鹽，臨走的時候，把鄭營長綁着帶到鬼子司令部裏，鬼子問他：

「你是鄭家珍？當過西北軍的營長？以後爲甚麼不幹了？」

鄭營長道：「民國十六年的時候，害場大病，病好了，還是虛弱無力，以後便退伍還家在城裏做買賣。」

鬼子向他全身打量一番，喝衛兵把繩子給他解開，讓他坐下，說道：「大日本『皇軍』到處愛護中國的退伍軍人，只要幫助我們，就有大大的好處。搜的鹽，還你，放你回去！你應該想一想！」

鄭營長冷笑一聲說：「在伍算是軍人，退伍就是老百姓，我

不敢領受你們的愛護！」說完，頭也不回，便背着鹽，走出鬼子司令部。

他在路上不禁暗暗的罵：「好個有眼無珠的鬼子，你施小惠就能買動姓鄭的心嗎？我姓鄭的從來不貪小便宜；打當兵那天起，便身許國家，時時刻刻想『精忠報國』，現在雖然離開了軍隊，我還是一樣愛國，還是要對國家盡忠，他媽的若是黃帝的後裔，就不能做漢奸！郭成章那個狗養的，竟做了漢奸！」

鄭營長想到這裏，不覺流下幾滴淚來，口裏罵一聲：「狗養的郭成章啊！真給你的祖宗丟臉！」他且罵且走，不知不覺已到家門，他的妻子正在門前焦急的望著他，她喊「家玲！你怎麼回來的？」嚇死我拉！」鄭營長便如此這般的當她敘述一遍。最後說：「不反抗鬼子就不是中國人！」

廿八年的春天，鄭營長秘密組織了兩支游擊隊，一支由他的

老朋友趙毅統率，在柳林，周家口一帶游擊，破壞公路、橋樑。



鄉營長魏密組

織了兩支游擊

隊。

截鬼子的糧草、彈藥；一支他自己指揮，在太康附近跟鬼子打。這時鬼子的戰事，逐漸發展，可是鄭營長領導下的兩支游擊隊，也正像春草一樣的長起來，附近的老百姓，都爭先恐後的參加，不到三個月的工夫，這兩支游擊隊，就增加到兩千多人，聲勢浩浩蕩蕩，嚇得鬼子胆戰心驚，接連不斷的增兵「討伐」，「掃蕩」，總是損兵折將，勞而無功，鄭營長真是喜不自勝。這時他探聽太康城內特別空虛，於是和趙毅約定在三月十五攻城。十三這天，他帶領二十幾個弟兄打扮成稼漢樣子，分批進城，好在裏面佈置軍事，單等攻城這天，裏應外合殺他個片甲不留，不料事不湊巧，鄭營長剛剛進城，就撞見了漢奸郭成章，郭一手把他扭住，他在拚命掙脫逃時，又來了七八個鬼子兵，把他包圍，登時五花大綁，送到司令部，鬼子審問他道：「鄭家玲！你記得頭一次放走你嗎？胆敢恩將仇報，組織游擊隊反抗「皇軍」？你難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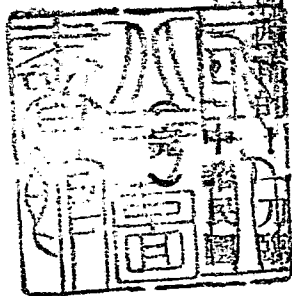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怕死嗎？今天叫你吃個苦頭！」鬼子喊聲：「給我拉出去！殺頭！」

鄭營長高聲罵道：「中國人不怕死，我姓鄭的雖然死了，不能把你們殺盡誅絕，可是還有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，同樣不怕死，跟你們死拚，抗戰不是已經快兩年了嗎？不把你們趕出中國去，絕不罷休！」

鬼子把鄭營長拉到天爺廟刑場，行刑前，他撕破嗓子喊：「同胞們！不抗日，活不成，抗戰到底，纔能把鬼打走！」

鬼子叫他面北跪倒，他說：「漢奸都在北方，我中國政府在西南，生為中國人，死為中國鬼，我死也要面向西南！」

到他頸子上的時候，還高呼：「打倒日本鬼子！萬歲！」的口號！



82

106010

SKBC

MG

1246.8

154